

# 從《廣東小兒歌》 探析客家童蒙教育的文化意義

劉瑞琳

## 摘要

《廣東小兒歌》（又稱《廣東俗歌》）原是一本清代四川客家童蒙教育的鄉土教材，至今仍流傳於成都東山客家族群地區。它反映的實質意義是，作為外來移民的客家族群，在面對不同文化的衝擊下，如何透過口語教育方式有效傳承客家文化的課題。緣以客家族群與四川本土「官話」的懸殊對差關係，有心人士編訂及傳播優質的童蒙教材，一方面是有效保留客家語言的流通性與使用性，另一方面也讓客家傳統文化精神得以延續而不墜，確實是一項傳承文化的可貴經驗。至於童蒙教材藉由淺顯易懂的生活意象與簡明輕快的語言節奏，尤其對於提升客家族群生活倫理的價值認同感，在文化傳承運作功能展現，也獲致極佳的效果。本文即針對《廣東小兒歌》在四川客家族群的傳播情形，重點在討論如何透過童蒙教育的方式，有效而成功地延續客家傳統文化的精神，並進一步探究童謠內容的文化意義與藝術價值。

**關鍵詞：**《廣東小兒歌》、童蒙教育、客家、族群文化。

---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99年2月2日

通訊作者地址，劉瑞琳

聯絡電話，04-22391647 轉 6327

接受日期，99年3月24日

406 台中市北屯區汴子路 666 號

E-mail, rliu@cust.edu.tw

## 壹、前言

語言與文化，對任何一個族群而言，都視為至高無上的存在意義。尤其是相對於強勢的弱勢族群，文化的延續更有賴於語言的世代傳承，方不致於消失於同化的過程之中。張學謙（1999）曾指出，語言的保存有助於文化傳統的保存，而影響語言最重要的因素是家長傳承母語給下一代的能力與意向。<sup>1</sup>因此，從不同族群文化的發展來看，如何將其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透過語言傳承的力量，有效延續發展壯大，自然成為文化探索重要的課題。

客家族群作為中原漢族悠久的歷史傳統，原有其一脈相承的文化精神，即使歷經時代動亂，由中原輾轉遷徙異鄉，但始終都保存族群的文化特質，屹立於其他族群之間，絲毫不減本身文化的基本形態與內涵。從探索族群文化的發展事實來看，客家族群的文化傳承經驗，確實提供一個極佳的研究範本。尤其是運用童蒙教育的教材，有效延續族群語言與文化的成功案例，更值得予以重視。因此流傳於四川客家族群的童蒙教材－《廣東小兒歌》<sup>2</sup>，百年來成為凝聚客家族群的力量來源，其成功經驗與教材內涵的探討，實有助於人們對客家文化的傳播發展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流傳於四川成都東山客家地區兒童啟蒙教材《廣東小兒歌》，內容蘊含豐富客家文化內涵，說明客家族群的童蒙教育首重傳承客家傳統文化的事實。其中對客家語言的堅持，尤其是童謠的基本精神。所謂「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的信念，更成為其傳承文化的必要選擇，對於四川客家族群而言，落實此一傳統，自然是他們奉為圭臬的文化圖騰。歷史事實顯示，四川客家族群原是從閩粵遷入的異鄉客<sup>3</sup>，他們稱自己為「廣東人」，也稱自己的後代是「廣東子弟」，把愛唱的歌稱為「廣東歌」、「廣東俗歌」或「廣東小兒歌」，稱自己說的話為「廣東土音」或「廣東土韻」，完全是以保有客家傳統文化為族群生存的目標。

《廣東小兒歌》原書作者佚名，其創作年代估計約為清末。以童蒙對象為主的《廣東小兒歌》，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成都東山地區客家人的鄉土教育文獻資料。教材內容的編訂，基本上是吸收客家山歌的形式，以客家山歌的傳唱形式作傳播方面的改進，藉以提升語言說

<sup>1</sup> 張學謙（1999）。〈母語讀寫與母語重建〉，「台灣母語文化之重生與再建學術研討會」。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sup>2</sup> （清）佚名（2004），陳世松等點校。《廣東小兒歌》。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編印。

<sup>3</sup> 四川是中國第五大客家聚集省區。四川客家主體是來自清前期「湖廣填四川」中閩、粵、贛邊區客家移民的後裔，其中主要是廣東的客家移民，因而四川的客家人自稱「廣東人」，稱自己的客家方言為「廣東話」。

唱的藝術特性，同時充分運用比興的手法，借物起興，再以兒歌語言的口語化修飾，採用每句句尾用同韻字的諧韻方式，因此朗誦起來異常順口，頗有歌唱的風韻。故而對該地區所有客家族群的每個人而言，兒時唸熟《廣東小兒歌》的條文內容，即使說不甚明瞭，但到了老年也是記憶猶新。

《廣東小兒歌》內容總計有三十一條，大致分為勸、戒兩部分。其中「勸」的條文有，勸孝順、勸和氣、勸和順、勸婦女孝友、勸婦女勤快、勸細心舅子、勸耐貧、勸逞能、勸救濟、勸老人、勸細學生子、勸妹子、勸惜心舅、勸士、勸農、勸工、勸商、勸修積、勸唱廣東小兒歌。「戒」的條文有，戒好吃、戒關尸、戒奸詐、戒逞能、戒談閨閣、戒打官司、戒洋煙、戒殺女、戒賭、戒貪謀、戒信邪教、戒燒會。從每一條的名稱來看，幾乎是涵蓋客家族群日常生活與倫理道德的內容，條文也展現客家族群安身立命與生死不渝的價值觀。同時為避免說教的嚴肅性，條文以「勸」、「戒」的方式，無非是從更溫馨和諧的柔性訴求，苦口婆心提示客家子弟為人處世的精神涵義。其中表現客家傳統生活文化的價值觀‘與做人處世的道德信念，確實提供我們對客家族群文化特質的具體而微的瞭解，故而從觀察童蒙教育的角度，審視《廣東小兒歌》條文內容的深層內涵，將有助於對客家族群精神更充實的認識。

本文旨在藉《廣東小兒歌》為素材，以四個觀察視角，探析其蘊含的文化內涵‘與意義，首先探討其文本的來源意義，闡述童蒙教材在四川客家族群延續傳統文化的實質意義，其次，針對童蒙教材內容中涉及家族長幼倫理，觀察客家族群如何建構家族上下輩分的良性互動關係，其次，對童蒙教材中的社會道德規範，探索客家族群如何以戒慎恐懼的說辭，提示客家子弟出門在外立身處世的自律精神，最後對童蒙教材文本做文學特性的分析，以資說明《廣東小兒歌》能夠歷經百餘年傳唱不絕的藝術價值。

<sup>4</sup> 客家文化的價值觀，南山先生（1991）指出，「客家文化意識中那些既帶有濃厚理想主義色彩，又富於求實的精神以及重名節、薄功利、重孝悌、薄強權、重文教、薄無知、重信義、薄小人等為人處世的道德價值觀念，都足以表現為近代客家文化意識的基本特徵。」請參見〈客家文化意識〉，《中原文獻》，23卷第1期，（1991年1月），頁41。

<sup>5</sup> 文化的內涵，「是指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與生活設計，它不僅包括具形而可觀察得到的生活存在必需的物質工具文明、人際關係的準繩規範，以及表達內在情操的藝術、文學、音樂以至宗教、信仰等，而更重要的也包括那些不可觀察而作為一個民族生活設計準則的價值觀念、邏輯思維、象徵架構，以至於理想典範等等。」參見李亦園（1992，1月）。〈廿一世記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文化的圖騰（上）－文化發展的人類學探討》（頁125-126）。台北，允晨出版社。

## 貳、《廣東小兒歌》的文本來源意義

《廣東小兒歌》又稱《廣東俗歌》，原是清代一本用「土廣東語」（四川的廣東話）編寫的童蒙教材，至今仍流傳於成都東山客家地區<sup>4</sup>。有關童蒙教材的源起，根據後序得知，原是清代客家族群移民四川時遇到文化適應的問題，尤其是「官話」（四川話）對於入學的客家子弟普遍造成學習上的語言障礙，無法有效的接受正常教學，反應出嚴重情況是，「廣東子弟多不解官話，每有讀書數年，一句不解，雖讀何用。」因此，客家族群有識人士，採取回到「土廣東語」的學習方式，應用「廣東土韻」編寫一部適合子弟教育的啟蒙讀物，希望能達到「以此教之，則句句能講能用。」並且又能「一童歌之，群童和之，壯者老者亦和之，婦幼女子又和之。借以知善惡而明吉凶，於地道人心，豈無小補哉！」

從文本來源的實質意義審視《廣東小兒歌》，原序的文字的確提供我們從教育功能的意義，肯定其可貴的價值性。同時作者也冀望客家子弟透過不斷傳唱的方式，達到普及族群教育並提升族群道德意識的理想。如此，《廣東小兒歌》自然成為客家族群移墾到新的生活環境，嘗試為保留本身文化傳統，所努力的族群教育活動。這當然是基於文化「核心價值」<sup>5</sup>的意識，促使四川客家族群在不同族群間思考如何將文化延續下去的課題，廣東子弟固然不解官話，無法適應學校教育的情況下，勢必更需要加強族群文化教育的功能，而族群文化又必借語言的助力，方能發揮其實質意義。因此《廣東小兒歌》的作者首先須要關注的是客家方言如何落實於書寫文字的問題，尤其是作為童蒙教材，一方面作為口語文學的傳播，務必選擇日常生活中易識易懂的字詞，另一方面則又必須將口語拉近書寫文字，而不致產生理解的落差。其調適之道，前序說，

啟小兒者，但用廣東土音教之，至易上口，借以稍知善惡，未必希養深之一功也，其音韻全與官韻不同，如「佢」讀「寔」，「兒」讀「乃」之類，應加圖以辨之。

<sup>4</sup> 四川客家方言主要流行於成都東山客家方言區。成都東山地區指成都市區以東到龍泉山之間的淺丘區，包括龍泉驛區大都、成華區東部和新都、金堂、青白江等部分地區，面積約 460 萬平方千米，客家人約 50 萬，占總人口 70% 以上。參見陳世松（2005）。《四川客家》（頁 230）。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sup>5</sup> 所謂「核心價值」（core value）是指文化不僅藉由其主要的經濟活動與相關社會模式，被整合起來，也藉由價值、觀念、象徵與判斷方式的組合，進行整合。文化訓練他們的成員，共享某些人格特質。一套具有特色的中心價值或核心價值，整合了每一個文化，並有助於將這個文化與別的文化區分開來。參見（美）科塔克（Conrad Phillip Kotak）著、徐雨村譯。（2009 年，10 月）。《文化人類學》（頁 45）。台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由於客家族群一向重視客家方言的傳承，故而語言也構成他們族群文化的內核，來自於廣東，自然以「土廣東語」作為族群認同的識別標誌。他們堅持「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的基本信念，即充分體現客家族群在凝聚族群意識的明顯性格，尤其基於移墾他鄉的情況下，這種以語言做為族群文化傳播的事實，相對於其他族群而言，更形顯示獨特的文化特色。因此《廣東小兒歌》開創了用廣東音韻來標注重謠的先例，作為口語落實文字記錄的突破與嘗試。因為《廣東小兒歌》的接受者是廣東子弟，也只有用廣東土音來朗讀才有親近鄉土的韻味，所以作者「悉加圈以別之」，即是明顯告知廣東子弟文字與口語的貼近，更能呈現客家口語的獨特情韻。目前的版本中通篇在單詞上作了圓圈符號的計處有 22 處，如「了」（音「利」）、「些」（音「丟」）等。如此，《廣東小兒歌》一方面是克服了廣東子弟學習的語言障礙，另一方面也保存大量的客家方言俚語，不致於在書面文化的學習過程中，將族群語言的情韻表現流失，這些看似取巧的方式，實際上是體現了作者重視啟蒙教育中的母語教學的苦心。再者，作者也希望藉童謠傳唱的效果，促使廣東子弟深刻體認為人處事的道理，「借以稍知善惡，未必非養蒙之一助也。」由此可見《廣東小兒歌》的作者對於童謠的創作編訂，原是負起維繫族群文化的使命感，從語言到文化傳播與接受的功能意義，確實是頗為成功的經驗。

對於小兒歌的撰寫，其實《廣東小兒歌》並非是首創，作者的撰寫動機，除了語言文化方面的考量之外，對於《小兒歌》在作為童蒙文學藝術方面，另也有獨到的看法，前序云，

呂近溪因《小兒語》成調，似無意義，於是作《小兒歌》一書，借以養蒙，甚有強於童稚也。憶兒時所唱（月光光）、（菱角子）等歌，皆廣東音韻，似無意義，習之無益。至於（斑鳩鳩）、（阿鳩鳩）等歌，皆瘠風敗俗，兒童萬不可習之。暇日，戲仿呂作《廣東小兒歌》。

《小兒語》<sup>7</sup>是明代河南寧陵人（今商丘）呂得勝（近溪）撰寫的童謠體蒙讀課本。大致說來，呂得勝的《小兒語》分為四言、六言和雜言三部分，優點是內容連貫，但是不分標題，說教意味也濃厚，作為兒歌特點確實不夠顯豁，如「要知親恩，看你兒郎，要求子順，先孝爹娘」，「要甜先苦，要逸先勞，須屈得下，才跳得高」，如此內容的成人化，加上趣味性的不足，顯然不適合作為兒童學習的教材。再者，一般性兒歌如《廣東小兒歌》作者所指出〈月光光〉、〈菱角子〉、〈斑鳩鳩〉、〈阿鳩鳩〉等童歌，內容也都貧乏無趣，學之毫無益處，甚者內容猥褻，傷風敗俗，習之有害身心，兒童最不可取。由此可見，《廣東小

<sup>7</sup>（明）呂得勝（1985）。《小兒語》。北京，中華書局。

兒歌》是深刻注意到作為童蒙教材的文學趣味的問題，固然在語言、文化、教育方面有其重要性，其實培養族群文化從日常生活所熟悉的事物，提升為一種具有豐富趣味性的文化素養，不僅指的是音韻方面的刻板形式，更需兼顧善良風俗內容與生活美學的內涵，如此才能誘導童蒙教育達到潛移默化、端正客家民風的目標。

因此，《廣東小兒歌》的文本來源，實際上是作者肩負傳承客家文化的強烈使命，文本的意義是在於文化的流通性，但絕不是淺而俗濫的流傳物，而是從口語的文化內涵承載到生活文學藝術性的發揚。

## 參、《廣東小兒歌》的家族長幼倫理

傳統客家是以族群聚落的形態而存在，學界一般也將客家定義為文化的模式，而非特指某一血統的族群<sup>6</sup>。當然，聚落形態的族群，自然也會營造出屬於族群的一套生活方式與道德觀念。尤其是客家人的家族倫理關係，充分體現中原漢族傳統的家族倫常理念與孝道精神，更由於傳統客家族群婦女當家的獨有特色，族群文化強調婦女持家美德的訴求，尤其成為客家世代傳承的庭訓。四川《廣東小兒歌》諸多條文即以勸勉之辭，針對家族長幼倫理為重點的訴求，儼然構成一幅完整的家族文化的示意圖。茲分述如下：

### 一、孝順倫常：強調長幼輩分的對等關係

客家族群一向重視家族倫理，每一個姓氏都有其堅定的宗族意識，不僅聚族而居，更是互為贖贖。而維繫宗族組織內部關係的紐帶，是以儒家孝道思想為基礎。家族中尊卑長幼的親情倫常關係，主要是以子女與父母之間的血緣親情，以及婆媳之間的非血緣親情所構成。對客家族群而言，子女孝順父母是視為天經地義、無須質疑的基本道理，所謂「讀書學好人，先愛學孝順。」（〈勸細學生子〉）「昨晡看花花正好，今晡看花只有草。細子大了大人老，孝順節哀愛趁早<sup>7</sup>。」（〈勸孝順〉）即是說明子

<sup>6</sup> 人類學家潘乃德（1983）曾直接指出，「真正使人們結合在一起的是他們的文化，也就是他們所共有的觀念和準繩。所謂共同血統只是一個象徵罷了。我們似應將焦點轉移至文化上，體認文化乃是使我們聯結在一起的因索，我們一方面必須強調自己文化的優點。另一方面也要認清在另一個文化中可能發展出的不同價值。」（潘乃德著、黃道琳譯（1983，2月）。《文化模式》（頁 22-23）。台北，巨流出版社。

<sup>7</sup> 昨晡，客家語指「昨天晚上」，細子，客家語指「小孩子」，節哀，客家語指「父母親」。

女孝順父母不僅是讀書學習的第一要事，而且還必須要趁早的道理。但另一方面父母如何讓子女、媳婦有孝順的心理，條文中多半是強調長輩對子女、心舅（媳婦）更應該持公平的精神，不宜有偏心的作為，如「老阿婆，老阿公，……待子孫，心愛平，心不公平搞唔成。惜一只<sup>1</sup>（個），惜一只（個），子孫拷籬又打壁。<sup>2</sup>」（〈勸老人〉）又如「家娘待心舅，愛當親妹子。親家辛苦來帶大，家娘撿到現成使。心舅做錯事，家娘莫火起。家娘唔火起，心舅偷歡喜，越發<sup>3</sup>聽教聽管依規矩。你越心痛佢，佢越孝敬你，莫講心舅隔層皮<sup>4</sup>。」（〈勸情心舅〉）均是說明建立於長幼雙方之間的對等互動關係之上的家族長幼倫理關係，長輩對待子孫應當秉持的公平原則，才能避免因偏私好惡所導致的親人的鬭牆，家庭失和的窘境，而婆媳之間的相處之道，尤其強調婆婆理應善待媳婦，媳婦固然非血緣關係，但應珍惜親家一手帶大的女兒，好好疼惜，即使媳婦犯了錯，家娘（婆婆）也要多包容一些，彼此心裡毫無芥蒂，自然能贏得媳婦一分孝敬的心。

## 二、家和為貴，強調長幼間的尊敬與疼惜

客家家族中兄弟姊妹的和諧關係，是建立在相互尊敬與疼惜的情分基礎上，尤其成員彼此之間營造「和氣」的家庭氣氛，更是家族興旺的前提，所謂「家務想順遂，弟兄姊妹<sup>5</sup>愛和氣。阿哥惜老弟，年年有田買，老弟敬阿哥，年年好事多。大嫂惜小郎，年年有錢長，小郎尊大嫂，年年賺元寶。弟兄和氣家唔分，代代都有好子孫。姊妹和氣家唔敗，子子孫孫福氣大。」（〈勸和氣〉）又「賴子順節子，節子惜賴子。家娘唔嘍叨，心舅曉盡孝。老的有家教，子孫唔拗爆，弟兄姊妹唔吵鬧。和氣能生財，勤儉唔倒灶。」（〈勸和順〉）又「教子孫，學和氣，和和氣氣有好事。」（〈勸老

<sup>1</sup> 「只」音 *tsik*，應為「個」之意，含概「子孫」而言。

<sup>2</sup> 搵唔成，客家語指「做不成事」；惜，客家語指「討厭」。拷籬又打壁，客家語意指「敲牆搗壁」，表示不滿之意也。

<sup>3</sup> 「發」，客語發音為 *pat*，意指「富有」。

<sup>4</sup> 心舅，客家語指「媳婦」。家娘，客家語指「婆婆」。現成使，客家語意指「馬上就能差遣做事」。唔火起，客家語指「不要動怒、生氣」。你越心痛佢，客家語「你越是疼惜她」。

<sup>5</sup> 姊妹，客家語指「妯娌」。

<sup>6</sup> 有錢長，客家語指「年年都可積存很多錢」。家唔分，客家語指「不會分家」。家唔敗，客家語指「不會敗家」。

<sup>7</sup> 賴子，客家語指「兒子」。節子，客家語指「父親」。無拗爆，客家語指「不頂嘴」。唔倒灶，客家語指「不會斷炊」。

人）都是強調家族成員彼此間和氣對待的重要性，因為「和氣生財」，家族事業的興旺亦奠基於此。而要做到「和氣」的氣氛，固然彼此尊重是必要的相處之道，但謹言慎行，口不出惡言也是不可疏忽，尤其閨閣之事，相互間更須謹慎，千萬不要以發人隱私為樂，「阿二哥，阿三舅，心愛好，嘴莫多。心上未亂想，嘴巴莫亂講。想害人，天唔容，受苦受難一世窮。亂講人，有大過，後來一定惹大禍。自家有醜怕人知，人家講你你唔依。人家有醜系一樣，再莫顛倒到處唱。人家老婆人家管，也莫講長，也莫講短。」〔〈戒談罵嘴〉〕「愛聽話，愛孝道，爺孃面前莫拗爆。敬大嫂，敬阿哥，哥嫂有錯莫挑唆，惜老姊，惜老弟，做大姊个唔愛歪<sup>7</sup>。」〔〈勸妹子〉〕如此，家族成員間即使居處一室，朝夕相處，由於彼此間相互維持尊重的對待之道，不論人長短是非，也不要意氣用事，自然能避免無謂的衝突與糾紛。

### 三、縮女持家，強調孝友勤快的美德

傳統客家族群中，由於男子崇尚讀書和出外經商謀生，婦女常是扮演持家、當家的重要角色。據《嘉應州志》（光緒）〈禮俗卷〉記載，「州俗土瘠民貧，山多田少，男子謀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婦人。故鄉村婦女，耕田、采樵、織麻、縫紉、中饋之事，無不為之，挈之於古，蓋女工男工皆兼之矣。」<sup>8</sup>基本上，客家社會一般重男輕女的現象十分嚴重，甚至一些地區也發生溺殺女嬰的陋習，但基於客家婦女承擔整個家庭的勞務，以及教育子女、服侍公婆，打理經濟活動，幾乎等於一家之主的角色扮演，以致於對婦女當家、持家的生活及道德教育格外要求與重視。因此《廣東小兒歌》有〈勸婦女孝友〉、〈勸婦女勤快〉、〈勸妹子〉等三條文即針對婦女生活道德的啟蒙教育，大做篇章，具體而微地闡述客家婦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要求。

其中〈勸婦女孝友〉，「張大嫂，李大嫂，朝朝起床你愛早，服侍公婆你愛曉。飯愛軟，菜愛好，公婆餐餐吃得飽，床要褥，多鋪草，公婆喃喃睡得好。紡棉花，經布草，拿昇公婆做棉襖，家娘講你莫應嘴。姊嫂當成親姊妹，姪子外甥真心待，蒸酒醃菜樣樣會。又勤又儉又耐煩，唔講閑話唔討嫌。老的面前少過錯，心舅照你樣樣做<sup>9</sup>。」強調服侍公婆應注意到衣食供給的貼心與無微不至，以及操持家中瑣碎事任勞任

<sup>7</sup> 爺孃，客家語指「父母」。做大姊个，客家語指「為人大姊的」。唔愛歪，客家語指「不要壞心術」。

<sup>8</sup> 梁居實初輯，溫仲和覆輯（1968）。《嘉應州志，禮俗卷》（頁9）。台北，成文出版社。

<sup>9</sup> 經布草，客家語指「織成布匹」。拿昇，客家語指「拿給」。

怨的勞務精神，其中也提到作為媳婦與家娘、姊嫂（妯娌）、姪子、外甥的相處之道，以增進家族和樂融融的氣氛。又如〈勸婦女勤快〉，「斑竹極，慈竹極，鄉裡大嫂會當家。日子做莊稼，夜晡紡棉花，又種豆子又種瓜，小菜中了一把拉。半夜將上床，下床天光。蒸酒酒不酸，醃菜菜又香，喂豬豬會肥，積穀穀滿倉，煮飯唔燒錢，冚水水滿缸，家官家娘有酒菜，親戚家門佢會待，好酒好菜送外背，灶頭鑊尾不偷嘴。勤儉過日子，有柴又有米，天乾年辰唔帶帳，迎婚嫁要有錢使。百斤冚子冚得起，一日要走一百幾。田間大嫂恁咁快，因為腳板大。」<sup>11</sup>即說明婦女經營家務事事精通，培養多方面的家務技能，甚至在做事之外，更學會善於家計，內外無缺。也由於傳統客家婦女並沒有纏足的陋習，田間的操勞，常抵得過男子，肩挑重擔毫不讓於鬚眉，的確不簡單。又如〈勸妹子〉，「三月楊柳青又青，妹姐講話莫大聲。發狠做活路，做到二三更。有事趕緊做，有食唔愛爭。愛聽話，愛孝道，爺孃面前莫拗爆，敬大嫂，敬阿哥，哥嫂有錯莫挑唆，惜老妹，惜老弟，做大姐个唔愛歪。學績麻，學紡棉，熱天冷天有包纏。勤經布，勤喂蠶，後來行嫁有嫁奩。愛乾淨，愛伶俐，邇邇來帶討厭棄。坐愛正，行愛端，唔系至親莫亂聞，廣東歌，愛記倒，曉得善惡實在好，記得歌，當讀書，免得人家話你懶頭豬。」<sup>12</sup>以客家婦女的操勞家務而言，無論是衣食方面的備置，自家居處的整潔，甚至於維繫家族成員之間的和樂氣氛，看似無怨無悔的無私付出，其實客家婦女更重視生活行為的中規中矩，她們全心為承擔家族的責任之外，也不忘自身道德的修養，因為這攸關家族成敗興衰的命運，一方面這是責無旁貸的強烈使命感，另一方面他們確實也發揮凝聚家族成員的力量。因此，客家婦女以《廣東小兒歌》教育她們幼年子女的同時，經由她們的口語反復唱誦，事實上也起到了自我教育的實質作用。所謂「記得歌，當讀書」的口語文化的傳承過程中，正也說明《廣東小兒歌》在客家婦女教育的重大意義。

<sup>11</sup> 天光光，客家語指「天空未有亮光」。唔燒錢，客家語指「不會燒煮」。坭水，客家語指「挑水」。家官家娘，客家語指「公公婆婆」。佢，客家語指「他」。搵，客家語指「我」。外背，客家語指「外面」。天干年辰，客家語指「收成不好，難以為濟」，干，應是「乾」或「旱」義。唔帶帳，客家語指「不賒帳」。恁咁快，客家語指「這麼勤快」。

<sup>12</sup> 活路，客家語指「工作」。包纏，客家語指「適合的衣物」。伶俐，客家語指「乾淨整潔」。

## 肆、《廣東小兒歌》的社會道德規範

客家族群在長遠歷史輾轉的遷徙過程，經常由於所能選擇的生存環境不佳，生活原本也比較艱辛，因此在物資獲得不易的情況下，久已養成勤儉的美德。一般家訓也常標榜先人克勤克儉成立家業的精神，視為前人創業惟艱，後人守成不易的祖訓。<sup>74</sup>正因為有如此的傳統，《廣東小兒歌》亦以「勤儉」美德，作為社會道德規範的立足點，並由此延伸至立身處世的自律意識，其中包括忍讓的待人精神、自律習性的養成、齊家治世的規範，以及修積造福的理念，均是藉以教育廣東子弟成為明禮義、知廉恥的社會良民為宗旨。

### 一、勤儉的生活態度

陳曉強、朱小懂（2009）曾對客家族群重視勤儉的生活態度做過精闢分析，

長期處於農耕時代而養成的「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生活方式，固化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勤奮勞作為識。在由漢人為主體的客家人之中，這些文化基因卻得到了良好的繼承，而且客家先民在長期奔竄丘陵地帶惡劣的生產生活條件的過程中，與比相對肥沃的北方平原，需要付出幾倍以上的勞辛，方可取得一線生機。為此，注重勤奮的文化有了進一步發揮，不僅要勤奮，更要懂得吃苦，「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故「勤」、「苦」為立人之本，因此在客家地區，突出培養兒童早期勤奮意識的意識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其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sup>75</sup>

可知客家族群早先是以「勤奮」作為立家之本，其後與「儉」結合，所謂「勤儉」，又成為持家之道。綜觀《廣東小兒歌》內容，條文談及「勤儉」的不下十條，其中不論是針對何等角色，「勤儉」美德永遠是擺在第一位。如，「和氣能生財，勤儉唔倒灶。」（〈勤和儉〉）「窮人唔消焦，勤儉忠厚會翻梢。」（〈勤耐貧〉）「勤儉過日子，有柴又有米。」（〈勤種人勤快〉）「教子孫，學勤快，又勤又儉家唔敗。」（〈勤老人〉）「老婆勤儉會當家，賴子本分唔惹禍。」（〈勤妻〉）都是以「勤儉」作為興家立業的根本精神。再者客家族群也經常以「勤快」的表現，督促勉勵小兒婦

<sup>74</sup> 成都東山《鍾氏族譜·祖訓》，「勤儉為要。勤乃立身之本，儉乃持家之方。」參見李全中（2001）。《成都東山客家氏族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sup>75</sup> 陳曉強、朱小懂（2009）。〈從幾首客家童謠淺析客家文化特質〉，江西，《贛南師範學院學報》（頁 95），第四期。

<sup>76</sup> 唔消焦，客家語指「不必焦急煩惱」。翻梢，客家語指「翻身」。

女在生活及工作方面的積極態度。如〈戒懶尸〉，「冬瓜花，南瓜花。瓜大把錢賣，人大愛勤快。冇錢唔勤愛落魄，冇錢唔勤冇食着。」<sup>46</sup>又如，「莫懶尸，愛勤快，勤快家娘惜。」（〈勤細心養子〉）「勤經布，勤喂蠶，後來行嫁有嫁奩。」（〈勤妹孖子〉）「細學生子進學堂，天光就下床。讀書趁年輕，莫話日子長。」（〈勤細學生子〉）「手藝人，莫耍奸，勤快做事莫偷懶。」（〈勤真〉）均是強調「勤快」作為各種角色在工作時的積極精神，的確反映了傳統客家族群生活的態度。

## 二、忍讓的待人精神

客家族群的相處之道，首重避免無謂的衝突與糾紛，強調「忍讓」的待人精神，盡可能化解與他人結下的冤仇。自來客家人頗畏懼惹禍上身，即使面對惡勢力，能忍則忍，低聲下氣。如，「豬拱豬，狗咬狗。搞唔贏，各人走。人家罵，莫還口，人家打，莫還手。佢惡讓佢惡，惡人有煞攔。佢歪讓佢歪，歪人惹禍災。情願作揖又磕頭，莫同惡人結冤仇」。<sup>47</sup>（〈勸忍讓〉）客家族群深知謀生不易，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以忍讓為先，不願得罪惡人，隱忍吞氣，也造成客家人獨特的堅忍性格。又如，「山高還有天咁高，河深還有海咁深，自家莫講自家會，自家莫話自家精。自家充精靈，一定愛奉承。好人教你氣好大，歹人奉你你偏愛。唔聽好話聽歹話，事情攞做一大壩。做官官愛壞，當家家愛敗。情願認承當瓜瓜，唔充精靈唔敗家。」<sup>48</sup>（〈戒逞強〉）如此壓抑自家的性格，其實對於社會的善惡好壞是了然於心的，客家人不願流於自以為是的矜驕氣習，盡可能默然自處，不起衝突。甚至於碰到官司情事，亦秉持息事寧人的作風，如「隨在人家欺，再莫打官司。人家耍橫耍霸道，情願作揖磕頭去送禮。……再莫進衙門，拿倒呈子去告人。衙門唔生草，專等空中來進寶。……」<sup>49</sup>（〈戒打官司〉），其實客家人怕惹官司，一方面是不願與他人結下冤仇，一方面也深知勞神傷財，逞口舌之爭，最後的結果可能預料的是「輸了挨打挨枷，贏了也把銀錢花」，如此一來向官司討公道，自然是不加考慮的。《廣東小兒歌》的作者非常明白此番道理，以此告戒廣東子弟，無非也是將此一忍讓精神，融入立身處世的道德規範之中。

<sup>46</sup> 懶尸，客家語指「懶惰」。愛落魄，客家語指「會衰敗下去」。冇錢唔勤冇食著，客家語指「沒有錢又不勤勞，連吃穿都成問題」。

<sup>47</sup> 搞唔贏，客家語指「贏不了別人」。歪，客家語指「壞」。

<sup>48</sup> 咁，客家語指「更」。精，客家語指「精明能幹」。愛，客家語指「要」。

<sup>49</sup> 隨在，客家語指「任憑」。

### 三、自律的習性養成

由於客家男子多有出外經商謀生的習性，行走他鄉，難免因生存環境及結社交友，沾染惡習，有辱門風。因此培養廣東子弟自律習性的養成，格外重要。正因為如此，《廣東小兒歌》的作者，特別擬訂五條遠離家門務須戒除的民間惡習。其一是〈戒洋煙〉，「鴉片煙，是冤家。食又食唔飽，何苦食倒受熬煎。一食去食倒，想丟丟唔了。有錢食了煙，家當就會倒。冇錢食了煙，唔能把錢找。...」其二是〈戒賭〉，「命裡該發財，慢慢會發作。再莫亂想錢，場火裡背去賭博<sup>20</sup>。...」其三是〈戒貪謀〉，「...損人利己心腸壞，全當找到也會敗。唔如銀錢看得開，冇災冇難得平安。」其四是〈戒信邪教〉，「事愛正，心愛定，邪教唔可信。妖人專害人，不愛進佢陣。...」其五是〈戒燒會〉，「人愛頂棚塗，正去進江湖。名安做拜弟，唔如當家奴。...」<sup>21</sup>客家社會本民風淳樸，子弟出門在外，一心只在經商謀生，一旦染上鴉片、賭博經常導致身敗名裂，愧對親人；再者，以非法巧取豪奪他人財物，損人利己，實天理難容；再者，參與非法組織，結黨結社，身陷罪惡而不自知，終成社會敗類。因此，廣東子弟當要養成潔身自愛的習性，遠離罪惡是非之地，不致讓親人蒙羞。

### 四、齊家治世的規範

傳統客家族群一向重視子弟的教育，認為讀書是最重要的事。讀書固然可以光宗耀祖，光大門楣，但讀書真正的目的並非在此，《廣東小兒歌》的作者特別加以提示，在〈勸細學生子〉說道，「功名係小事，愛學存天良。先愛學禮信，作揖愛恭敬。...講書把細聽，寫字愛端正。第一講善惡，第二講報應。讀書學好人，先愛學孝順。講話識輕重，做事愛謹慎。讀書唔能做好人，枉自中舉點翰林。...」對客家族群而言，將學習做人當作讀書的首要目的，其實講究的就是能夠齊家、治世的務實精神與處世規範，如背離此一宗旨，讀書即失去該有的意義。也因此，特立〈勸士〉一條，更明確的說道，

讀書講人仁、莫專講倚文、在家講父子、做官講寫臣、夫婦愛相敬、弟兄莫生分<sup>22</sup>、朋友有情分、孝悌忠信做得好、德儀廉恥講得透、宗講勸世文、勸好世上人、家法有寧覺擔承、鄉黨有寧覺調停、教孫子、教老婆、教了孝順兼謙和、勸

<sup>20</sup> 場火裡背，客家語指「賭場裡面」。

<sup>21</sup> 名安做拜弟，客家語指「名義上是結拜兄弟」。

<sup>22</sup> 莫生分，客家語指「勿形同陌路」。

家門、勸規戒、勸業學好把福積，一切寧靜莫慌怪，好界眾人做控裁。日後做了官，悉心權案上。莫學偏信信，凡事就想方。只因弄幾個，唔怕天羅網，做官客一搭，在御客一鄉。枉讀聖賢書，一定登天梯。

由此可見，客家族群繼承傳統儒家格物、致知、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的思想，並且貫徹在讀書明理的終極目標之上。故而客家人務實的精神，並不只是滿足自己情感的寄托，而是更從社會倫理層面，讓教育有效落實於人際的關係之中，從家族成員間親情所建構孝悌的道德內涵，擴展及於社會人際關係忠信的良性互動。以致於一旦有功名為官治世，自然就能造福人群，善盡職分而不致於枉讀聖賢書。

## 五、修積造福的理念

對於客家族群安身立命、生死不渝的道德理念，基本上是延續傳統儒家修身以德的觀念，將修身做為人生之本，倫理之始。《廣東小兒歌》作者亦提出「修積」的說法，

唔怕命唔好，只怕修積少。前世修積今生好，祖人餘福享得倒。今生修積來生好，富貴功名登得早。年輕修積老來好，充苦從甜甜到老。祖人修積後人好，子子孫孫多財寶。在世修積死了好，油鍋刀山克得了。冇幾修積登得快，冇幾修積水唔乾。修積唔消花大鈔，只愛發娘面前做盡道。修積唔消出進門，只愛勸化得倒一家人。親戚家門會關顧，凡人落難就救護，就是修積實好處。

歌謠中以「修積」作為立身處世的根本，對於客家族群務實的精神而言，修積本身是將家族倫理落實於日常生活之中，並不是寄望於彼岸，也因此修積的功業，亦是回到現世的福報。故而「修積」是作為人生積極的向上力量，足以彌補命運的缺憾，是以人生在世，修積便須及時。而修積的作為，也並不在於不可企及的難處及遠處，而是著眼於對節娘能盡孝道，能勸化一家人，能盡到照顧親戚責任，又能救護落難中人，便是為人的終身理想。對客家族群而言，盡人倫之道是首要的修積造福，此也正體現客家作為一個族群的文化，其凝聚的力量來源，是出自於對親情倫理的重視，並擴展至對社會救助的道德責任。

綜上所述，從《廣東小兒歌》歌謠中，可知客家族群原是重視社會道德規範的教育，其培養子弟的社會道德意識，是從家族倫常為起點，以勤儉、忍讓、自律、修積，逐次提升子弟對社會規範的認知，進而完善族群教育的宗旨。因此《廣東小兒歌》於

末章「勸唱《廣東小兒歌》」，作者即明確表達此番心願，「廣東歌，莫嫌俗。廣東人，愛唱熟。唱熟識人情，當讀勸世文。自家勸好了，又好勸別人。勸得世上好人多，齊家同唱太平歌。唱完了，笑呵呵。」「廣東子弟多不解官話，每有讀書數年，一句不解，雖讀何用。以此教之，則句句能講能用。一童歌之，群童和之，壯者老人亦和之，婦幼女子又和之。借以知善惡而明吉凶，於地道人心，豈無小補哉！」由此，益可知悉作者以《廣東小兒歌》作為淑世的理想，真可謂用心良苦。

## 伍、《廣東小兒歌》的傳唱藝術文化

《廣東小兒歌》作為童蒙教育的教材，其傳播是以童謠的方式，有效保留族群語言外，並積極落實客家族群道德教育的功能。對於童謠的教育功能，為何在四川客家有其重要的意義，民國初年廣東客家籍的民俗學者鍾敬文（1981）曾有過精闢的論述云，

教教育，尤其是民眾教育的正場說，教誨更是一件很關重要的東西。教誨在缺少化的民間，是悠久地、廣泛地擔任著教化、訓導的教育責任的。一個人從孩提裡應下了不久之後，便安坐到「孩童歌」的陶冶。文化比較落後的民間或民族（像我國西南等處的民族），民眾在幼年及年少時代，其大部分的生活都是浸淫在民族歌謠和風謠裡。就是到了壯年，甚至老年，他們也不能和教誨絕緣。因而教誨的教育意義，無疑是存在著，而且是那麼重要。<sup>20</sup>

據此，歌謠對不同族群而言，原是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其對民眾教育亦發揮重要的作用。《廣東小兒歌》作為四川客家的童蒙教育，其實不僅是針對兒童的啟蒙教育而作，另外也是考慮到作為成人教育的影響。因為成人固然教育兒童認識族群文化，而成人在復誦歌謠的過程，亦深刻感受體會歌謠中詞句的涵義，反復思量，必然加強內化為本身的道德理念。此所以歌謠在教育的功能與作用，傳播者與接受者可說是在教與學之過程，激發彼此間「相得益彰」、「相說以解」的道理。因此，歌謠如從族群口語文學的類型而言，也正體現此一文化傳播的現象。人類學者李亦園先生（1983）也曾說，「口語文學可說是雙線的交通，作者或傳誦者不但可以隨時感到聽者的反應，而且可以藉這些反應而改變傳誦方式或內容。」因此「口語文學在作為適應心理上，尤較書寫文學發揮更大的作用。」<sup>21</sup>據此，《廣東小兒

<sup>20</sup> 鍾敬文（1981）。《民間文藝談叢》（頁136）。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sup>21</sup> 李亦園（1983，2月）。《信仰與文化》（頁229-230）。台北，巨流出版社。

歌》的童蒙教育無疑地是有作為口語文學的互動意義。而此方面的實質內涵，正可從歌謠內容不盡然是針對兒童的認知為範疇，同時也極力擴展到成人生活倫理的道德規範，獲得更直接的證實。

其次，《廣東小兒歌》作為歌謠的性質，如何在四川客家地域廣為流傳百餘年，始終成為世代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探討其成功的關鍵處，《廣東小兒歌》表現在傳唱藝術文化方面的卓越處，亦可就如下幾點說明，

### 一、兒童語言的親切自然

《廣東小兒歌》為達到如作者所指出，「教小兒者，但用廣東土音教之，至易上口。」因此，為求良善的教育效果，除選擇客家童謠「詞句一定要用客語來唸，它的韻味才會出現。」<sup>24</sup>作者在語言的選擇方面，亦盡其所能地運用兒童語言，使得語詞親切自然，流暢無礙。以作者所作與所舉呂近溪《小兒語》比較，即可輕易辨知，如以「勸孝順」為例，《小兒語》為「要知親恩，看你兒郎，要求子順，先孝爹娘。」語詞較近於成人口語，實不適合兒童朗誦，而《廣東小兒歌》則為「桃花樹，李花樹，紅紅白白開無數，一番大水一番風，千花萬樹一夜空，昨晡看花花正好，今晡看花只有草。細子大了大人老，孝順節哀愛趁早。」比較之下，益可知《廣東小兒歌》在語言選擇的兒童化，語詞內容的確易於琅琅上口，其親切自然的歌謠特質亦發揮得淋漓盡致。其他諸如「大嫂惜小郎，年年有錢長。小郎尊大嫂，年年賺元寶。」「人家罵，莫還口，人家打，莫還手。」「好收成，好事情，好子好孫滿門庭。」「老阿婆，老阿公，老人莫顛東。」等句例均是平白流暢的兒童語言，以作為傳唱的藝術表現，自然有其活潑生動的絕佳效果。

### 二、比興事物的巧妙運用

比興事物的表現手法，原是民間歌謠的優良傳統，亦是說明事理的趣味化技巧。由於作者頗感於呂近溪《小兒語》的「無意義」，因而才積極創作編訂《廣東小兒語》。所謂的「無意義」指的是《小兒語》條文的空泛詞語，騰空說教，如「要甜先苦，要逸先勞，須屈得下，才跳得高」，對兒童接受實欠深刻的現實性。因而作者大量採用比興事物的手法，作為其歌謠的起頭，引起兒童的興趣。如〈勸孝順〉，「桃花樹，李花樹，紅紅白白開無數。」〈戒懶尸〉「冬瓜花，南瓜花，花謝結成瓜。」〈勸忍讓〉，「豬拱豬，狗咬狗。」〈勸和順〉，「阿鵲叫，來報喜。」〈戒奸詐〉，

<sup>24</sup> 徐運德（1996，3月）。《客家童謠》（前言）。苗栗，中原週刊社。

「丁丁貓，飛得高，雖然飛得高，也怕遇到黃金雞。」……均是作者以文學比興事物的手法，巧妙地烘托所欲傳達的生活道理，尤其詞語的借物起興，以比喻意，均能從客家日常生活周遭所見到的動植物為題材，巧妙鋪敘，對兒童更能形成絕佳的吸引效果。茲舉〈戒懶尸〉為例，

冬瓜花、南瓜花、花謝結成瓜，瓜大起錢費，人大愛勤快，有錢唔勤愛落魄，冇錢唔勤冇食着。

句中「冬瓜」、「南瓜」本屬鄉間農作常見之物，借以起興，無任何難於理解之處。再以農人種瓜花謝去結成瓜，瓜大又能賣錢為喻，順勢點出人應如種瓜得瓜的勤快工作，才能有好的收成，否則有錢不夠勤快，坐吃山空，定會淪落落魄無依的下場，而沒錢又懶惰，那就一無所有，兩手空空。此種巧妙運用比興事物以構成的歌謠詞句，確實是達到生動活潑，文意顯豁朗暢的趣味性。

### 三、長短句式的混合搭配

劉煥雲（2008）曾分析客家童謠的句子說，「專就客家童謠的句子，以三言、五言、七言為主，三言句簡短且能表達完整的意思，非常適合兒童朗誦。」「三言句可以押韻，也可以不押韻，只要唸來順口即可，是兒童最容易學習的短句。五言句雖然常出現，但大都摻雜一些三言或七言的句子。」\*《廣東小兒歌》是作為以童謠形式傳唱於客家族群，押韻的方式亦以客家語音為主，綜觀在句式方面呈現，亦是以三、五、七的混合式句式為主，即以三言句開頭，中間或結尾，往往夾雜五言及七言的句子。因此，非常適合兒童初學語言的方便應用，茲舉〈勸忍讓〉為例，

糖搵糖、狗咬狗、搞唔贏，客人走，人家罵，莫理口；人家打，莫理手，佢總係  
佢總，總人有無期，佢至讓佢至，至人落禍災，情願作揖又破頭，莫因總人結冤  
仇。

本首歌謠前八句是三字句式，其次是四句的五字句式，最後以兩句七字句式，形成節奏上的層次效果，頗便於兒童隨口唱誦，唸來自然靈快輕巧，趣味盎然。

### 四、寓教於樂的柔性詞語

《廣東小兒歌》的作者（2004）有感於過去客家童謠的缺失，「憶兒時所唱〈月

\* 劉煥雲（2008，12月）。〈台灣客家童謠及其文意涵之研究〉，收錄於《漢學研究集刊》（頁181）。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

光光》、〈菱角子〉諸歌，皆廣東音韻，但無意義，習之無益。至於〈斑鳩鳩〉、〈阿鳩鳩〉等歌，皆傷風敗俗，兒童萬不可習之。」在作者理想的童謠作品，內容的雅正是必須留意的。因為內容的雅正，才能收到陶冶兒童正確的生活觀念，不致淪為低俗趣味，甚至傷風敗俗，故而童謠的內容一方面固然要避免成人語言的濫用，另一方面則需要有寓教於樂的設計。對作者而言，寓教於樂尤須善用柔性的語言，以循循善誘的方式強化唸誦歌謠時的道德陶冶。也因為如此，作者多以「勸」為題（計 19 條），鋪敘其家族或社會道德教育的內涵，即使以「戒」為題，亦出自肺腑之言，苦口婆心地提撕子弟避免不當的社會行為及偏差的觀念。茲舉「勸」、「善」各一例，

〈勸細心舅子〉

老鴿呱呱，鴨鴨呱呱，細心舅子覺聽話，聽話免得挨打罵。莫懶尸，覺勤快，勤快家舉債。覺乾淨，莫遲過，遲過家舉押，覺誠篤，莫撩刁<sup>11</sup>，撩刁家舉債，覺聽教，莫爭燥，~~老~~舉家舉燥，勤尙線，勤織布，冷天有勞又有得，學受窮，學種菜，灶頭燒足蒸糕會。氣覺忍，詳覺少，惡例是茶唔得，小舉姑，大舉姐，得罪作了唔得起。圓了房，有商量，心舅轉眼做家娘。

〈戒信邪教〉

寧愛正，心愛定，邪教唔可信。無人專害人，不愛迷信陣。你求富，佢的你同財，把你銀錢撈到手，一去來唔來。你求仙，佢的你出家，老婆姪子同路去，整的財口痧。你求貴，佢的你造屋，一下事情發作了，全家都問斷。銀錢丟，姑婆丟，性命休，幸拜疑人一下救。一時信疑言，空家真可憐，各人守本分，莫同疑人做。

如上所舉二例，其一以〈勸細心舅子〉而言，作者以客家婦女勤快、乾淨、誠篤、聽教等方面的工作精神、態度慰勉未成親的童養媳。語言中充滿柔性的敦促，期使童養媳能「宜其室家」、「宜其家人」，最後祝福她圓房成了親，一切都有商量的餘地，並且日子久了，轉眼成了家娘（婆婆），情況就大不同了。其二以〈戒信邪教〉而言，作者以種種預設的情況，不論求富、求仙、求貴，信了邪教終不會有好下場的結果，語帶調侃詼諧的方式，提醒子弟出門在外，千萬不可誤信邪教，否則災難重重。以兩例來說，作者無意以嚴肅的說教方式，而是透過柔性的語言、寓教於樂的歌謠，達到「稍知善惡」的養蒙一助，進而勸化人心，端正風俗的宗旨。

<sup>11</sup> 莫撩刁，客家語意指「好作怪捉弄人」。

## 陸、結 論

人類學家唐美君（1980）曾指出，「自美國歷史學派及英國社會人類學派興起之後，口語文學之研究產生新的方向。Boser 氏之工作中收有甚多口指文學之材料。彼認為口語文學之研究應著重其文化意義。一民族之宇宙觀、價值觀、對事物之態度、信仰、儀式、制度及其他生活方式等，均可自此材料中找到線索。」<sup>77</sup>據此，《廣東小兒歌》作為一項四川客家族群成功的歌謠作品，的確承載口語文學所能蘊含的文化意義。從文本的來源探析，《廣東小兒歌》的作者，表現他對客家族群教育的強烈責任感與使命感，不僅是作為兒童的啟蒙教材，既保留了語言的傳承，也是發揮勸化人心、端正風俗的理想意義。再者，從家族長幼的倫理內涵觀察，《廣東小兒歌》的歌謠內容有效傳承了客家傳統家族文化的優越特質，尤其強調孝順倫常、家和為貴、婦女持家的孝友勤快，諸種家族長幼成員相處之道的美德，更是凝聚家族親情的紐帶關係。再者，從社會道德規範探索，《廣東小兒歌》也敦促客家子弟勤儉、忍讓、自律、齊家治世、修積造福的習性養成，透過族群推己及人教育理念，積極培養社會有用人材。最後，從傳唱的藝術文化觀點分析，《廣東小兒歌》就兒童語言、比興事物、長短句、寓教於樂諸方面的文學經營，確實賦與歌謠內容具備卓越的藝術價值。為此，《廣東小兒歌》作為探析客家文化的題材，不論形式與內涵，道德與美學層面，均有其典範的意義。作為當前推動鄉土教學，亦頗有可資借鏡的價值。

<sup>77</sup> 唐美君（1980，10月）。〈口語文學的採集〉，李亦園編，《文化人類學選讀》（頁 275）。台北，食貨出版社。

## 參考文獻

- (明) 呂得勝 (1985)。《小兒歌》。北京，中華書局。
- (清) 佚名，陳世松等點校 (2004)。《廣東小兒歌》。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編印。
- 李亦園 (1983)。《信節與文化》。台北，巨流出版社。
- 李亦園 (1992)。《文化的圖騰 (上) - 文化發展的人類學探討》。台北，允晨出版社。
- 季全中 (2001)。《成都南山客家氏族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南山 (1991)。《客家文化概論》。《中原文獻》，23 (1)，41。
- 唐美君 (1980)。《口語文學的採集》。收錄於李亦園編。《文化人類學叢書》(頁 275)。台北，食貨出版社。
- 徐雨村 (譯) (2009)。《文化人類學》。台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Kottak, C. P., 1936)
- 徐運德 (1996)。《客家童話》。苗栗，中原週刊社。
- 張學謙 (1999)。《母語講解與母語重述》。《台灣母語文化之產生與再建學術研討會》。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 梁居實初輯，溫仲和覆輯 (1968)。《嘉應州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 陳世松 (2005)。《四川客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陳曉強、朱小懂 (2009)。《從發音客家童話探析客家文化特質》。《廣西師範學院學報》，4，93。
- 黃道琳 (譯) (1983)。《文化模式》。台北，巨流出版社。(Benedict, R., 1947-1948)
- 劉煥雲 (2008)。《台灣客家童話及其文意涵之研究》。收錄於《漢學研究集刊》(頁 181)。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
- 鍾敬文 (1981)。《民間文藝叢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Searches from "the Guangdong Small Nursery Song" to analyze the Hakka's Childhood Ignorance Education of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Rui-Lin Lieu

## Abstract

"The Guangdong Small Nursery Song" (said that "the Guangdong Vulgar Song") was Qing Dynasty Sichuan Hakka's childhood ignorance education local-specific teaching materials originally, and until now it is still spread in Chengdu Dongshan Hakka's tribal grouping tribal group area. It reflected the material meaning was the immigrant of the Hakka's tribal grouping tribal group to face different cultures under the impact and the topic of how to penetrate the spoken language educational mode to inherit the Hakka's cultures effectively. Because of the "Mandarin" difference relations of the Hakka's tribal grouping tribal group and Sichuan native place, ambitious people compiled, amended, and spread the high quality childhood ignorance teaching material. One was to retain the conductivity and the use of the Hakka's language effectively; the other was to continue the Hakka's traditional culture spirits without falling down, and it was truly a precious experience of inheriting cultures. As for the childhood ignorance teaching material, because it was simple and easy to understand the life image and the concise and lively language rhythm, it especially promoted the value sympathy of the Hakka's tribal grouping tribal group life eth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peration function, it also obtained the extremely good effect. This article namely aimed at investigating the propagation conditions of the "the Guangdong Small Nursery Song" in the Sichuan Hakka's tribal grouping tribal group. The focus was on discussing how to use the method of the childhood ignorance education to continue the spirits of the Hakka's traditional culture effectively and successfully and further inquiring into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the artistic value of the nursery rhymes content.

**Keywords:** "Guangdong Small Nursery song", childhood ignorance education, Hakka's, tribal grouping tribal group culture.